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2卷·1929~1934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2 · 1929~1934

[瑞士] W·博奥席耶 编著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2卷·1929~1934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2 · 1929 ~ 1934

[瑞士] W·博奥席耶 编著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4-43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2卷, 1929~1934年/(瑞士) W·博奥席耶编著; 牛燕芳, 程超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ISBN 7-112-07204-2

I. 勒… II. ①博…②牛…③程… III. 建筑设计—理论 IV. TU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1670 号

Copyright © 1995 Birkhäuser Verlag AG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P.O. Box 133, 4010 Basel, Switzerland

© Fondation Le Corbusier, 8, Square du Docteur-Blanche, 75016 Paris, France

All rights reserved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 W.Boesiger (Ed.)

本书由瑞士 Birkhäuser Verlag AG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策 划: 张惠珍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设计: 刘向阳

责任校对: 王雪竹 赵明霞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2卷·1929~1934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2 · 1929 ~ 1934

[瑞士] W·博奥席耶 编著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横 1/16 印张: 12 字数: 50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一版 200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全套 8 卷 总定价: 396.00 元)

ISBN 7-112-07204-2

TU·6432 (131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1929 ~ 1934 年

目 录

专业术语表 (法英汉对照)	6	苏维埃宫, 莫斯科, 1931 年	106
序言	7	南美城市化研究, 1929 年	121
引言	10	阿尔及尔的城市化, 方案 A, 1930 年	123
萨伏伊别墅, 普瓦西, 1929 ~ 1931 年	14	Molitor 门的出租公寓, 巴黎, 1933 年	127
救世军的漂浮庇护所, 巴黎, 1929 年	23	日内瓦河右岸的城市化, 1933 年	137
莫斯科中央局大厦, 1928 ~ 1935 年	25	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化, 1933 年	138
秋季沙龙 (家具), 1929 年	33	埃斯考河左岸的城市化, 安特卫普, 1933 年	139
Errazuris 先生的住宅, 智利, 1930 年	39	Qued - Ouchaïa 居住区, 阿尔及尔, 1933 ~ 1934 年	143
Charles de Beistegui 先生的寓所, 巴黎, 1930 ~ 1931 年	44	阿尔及尔的出租公寓, 1933 年	153
Mandrot 女士的别墅, Pradet, 1930 ~ 1931 年	49	阿尔及尔的城市化, 方案 B 和方案 C, 1933 ~ 1934 年	157
巴黎迈罗门规划方案, 1930 ~ 1931 年	54	人寿保险公司大厦方案, 苏黎世, 1933 年	161
“光明”公寓, 日内瓦, 1930 ~ 1932 年	57	农田改组: 合作村庄, 1934 年	169
当代艺术博物馆, 巴黎, 1931 年	63	阿尔及尔的两座“高架桥”, 1933 年	175
巴黎大学城瑞士馆, 1930 ~ 1932 年	65	阿尔及尔的小住宅, 1933 年	177
巴塞罗那“Macia 规划”, 1932 年	81	巴塞罗那临时工人居住区, 1933 年	178
巴黎“瓦赞规划”, 1922 ~ 1930 年	82	苏黎世工人公寓方案, 1932 ~ 1933 年	183
苏黎世出租公寓方案, 苏黎世角, 1932 年	85	勒·柯布西耶在意大利, 1934 年	185
巴黎庇护城, 1932 ~ 1933 年	88	勒·柯布西耶全集 8 卷总目录 (按年代排序)	187
《一种新的城市要素的数量级, 一种新的居住单位》	101		

专业术语表 (法英汉对照)

acier	steel	钢
abriter	to shelter	庇护
aménagement	utilisation	整治, 治理
armée du salut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baie	opening	门窗洞口
barrage	dam	水坝
bâtisse, cube de	cube of building	建设量
beton armé	reinforced concrete	钢筋混凝土
brise-soleil	protection against sun	“遮阳”
buanderie	wash-house	洗衣房
bow-windows	bow-windows	凸窗
carcasse	skeleton	骨架, 骨骼
carrière	quarry	采石场
caster	shelves	格架
chantier	building site	建筑工地
charpente	timber work	屋架, 构架
cimaise	cornice	挂镜线
ciment armé	reinforced concrete	钢筋混凝土
cloison	partition wall	隔墙
cellule	cell	细胞, 单元
climatisation de l'air	air conditioning	空气调节
couque sonore	acoustical domes	声学反射壳体
coupe longitudinale/verticale	longitudinal/cross-section	纵/横剖面
corniche	cornice	檐口
construction à sec	dry construction	装配式构造
crèche	crèche	托儿所
dalle	plate	石板, 平板
déclivité	declivity	倾斜
dilatation	expansion	膨胀, 扩张
dortoir	dormitory	宿舍
édicule	box	建筑小品
encorbellement successif	back stepped front	连续出挑
élévation	elevation	立视图
épure	design	图解
équipement	equipment, outfit	装置
entrave	hindrance	束缚, 桎梏
escalier en vis	winding stairs	螺旋楼梯
étable	stable	牲口棚
embouteillé	bottled up	堵塞
falaise	slope	峭壁
ferme	farm	农场
fenêtre coulissante	sash window	推拉窗
gabarit	gabarit	top profile
gaine de chauffage	covering of the radiator	顶部轮廓线
gaspillage	waste	散热器外壳
à gradins	in form of steps	浪费
gratte-ciel	skyscraper	起台
hourdi de terre cuite	brick hourdis	摩天楼
inextricable	inextricable	砖土砖
insonorisation	sound-isolation	理不清的, 错综复杂的
isolation phonique	sound-isolation	隔音
impasse	blind alley	声音的隔绝
immeuble locatif	apartment house	死胡同, 绝境
lotissement	system of dwelling	出租公寓
ravalier lisse	fine plastering	居住区, 地块分区
lait de chaux	white wash	找平
mâçonnerie	masonry	石灰砂浆
maquette	model	砖石砌筑工程
maréchalerie	smithy	模型
mur mitoyen	fire proof wall	铁匠铺
nef	naive	隔墙
ossature	skeleton	骨架
obturer	constipate	充填
pan de verre	glass wall	玻璃墙面
paroi	partition wall	隔墙
piédon	pedestrian	行人
pilier	post	支柱
piloti	pillar	底层架空柱
poteau	pile	柱
piscine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pieux	pile	桩
piégon	gable end	山墙
portique	porch	柱廊
poutre	beam	梁
sinuosités du terrain	uneavenness of the ground	地形的起伏
sommier	beam	过梁
toiture	roof	屋面
tuile	tile	瓦
vitrage	system of windows	玻璃, 玻璃门窗
voutelettes	small vaults	小拱顶

序 言

过去的—一个世纪,其产品和发明的数量,是

其他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相比的。它完成了素材的积累,这些素材是原材料、服务于一场崭新

而必胜的精神上的大规模运动、它只待正确的思想将其整理、改造和引导。但它并不懂得通过

创造寻求潜在可能性的真正开发。这无能源自彻底的分裂。此外,在当代,这分裂仍然存在

于我们的生活(公众的、社会的、事务的等等)与人类最本原的欲望和需要之间。这最本原的欲

望和需要,我们说那是——情感。

整整一个世纪,这冲突已为敏锐之士所揭示,但他们的声音被遏制了,以致呐喊终归无

效:既不能影响舆论,也不能左右事件。

20 世纪的优越在于,这冲突将成为自觉。

30 年了,不断更新的努力已初现端倪(在绘画、在诗歌、在建筑中……):努力强调情感的价值,努力挽回过去一个世纪的缺憾。我们迫近这个时刻了,“外部的”实在将通过情感被达到、被理解。据此,当今的建筑将被赋予通常所不被承认的重要性。

建筑师,就结构而言,不如工程师;就经济而言,不如金融家;就审美而言,不如画家。然而,正是他们,将深刻地影响我们明日的生活方式,他们懂得发掘和利用潜在的可能性,在工业进步与人类社会的、情感的需要与欲望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建筑已在绘画中找到了支持,这给了它摆脱陈旧表达方式的勇气和自由。它发掘出存在于建造的新方法与绘画及造型的新观念之间,存在于工业与作为一切行动之基础

的社会冲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柯布正处于当代建筑的中心。

住宅(别墅、公寓)

我们知道柯布在现代建筑与科技进步之间建立了 5 点联系:

1) 底层架空柱(首层用于其他可能的功能而非居住);

2) 介于承重构件和墙之间的骨架,由此引

出下述两点:

3) 自由平面;

4) 自由立面;

5) 屋顶花园。

自从柯布作为建筑师正式开业以来(1922 年),他实践并发展了他的原则。通过在各式各样私人宅邸的建造中所获得的经验,他提炼出这些原则。位于普瓦西的萨伏伊别墅是其中一个最纯粹最清晰的例子。确切地说,这栋建筑没有第一层;它矗立在底层架空柱之上;因此,居住始于第二层。这栋建筑是对于一个明确的问题的实践探索,即思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使玻璃墙面与居住的房间协调起来。柯布清楚地认识到:人作为一种生物,为了生命的需要,既不能忍受阳光的泛滥,亦不能忍受阳光的缺乏;他还认识到:风景、参与人类生活的风景,只有在被框定为部分后才能清晰地呈现。

大型建筑

在国际联盟宫(日内瓦)的 377 份送选方案中,惟有柯布和皮埃尔的方案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7 年过去了,我更加坚信这一点。在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方案当作一个纪念碑来讨论,将这座纪念性的丰碑献给一种极其复杂的具有社会属性的有机存在。

阴谋阻碍了它的实现,但无损其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看到那帮最终取得建造委托的学院派建筑师,看到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方案,而把柯布的布局和提案改头换面、据为己有。原因很简单,因为柯布的方案建立在对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因为作为建筑师,他创造的力量从根本上摆脱了一种做作的装饰艺术的任性随想。如此,在实际建成的国际联盟宫背后,无形中竖起的,是现代建筑。是它,指明了道路(1927 年)。

为日内瓦所做的虽然只是一纸方案,但它至少在莫斯科中央局大厦(1928~1935 年)部分地得以实施。这栋莫斯科的建筑,如今用作轻工业部。它矗立在另一些政府建筑旁边,那些建筑代表一种被糟糕地误解的现代主义。方案的实施被推迟了,因为当时的努力都集中在“五年计划”上,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针对现代建筑与日俱增的厌恶感。

同一时期,在巴黎,就在这两位建筑师的指导下迅速立起两栋建筑:大学城瑞士馆(1930~1932 年)和庇护城(1932~1933 年)。

大学城瑞士馆就隔声问题所做的尝试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基础以及用柱把建筑举离地面的做法,几根极粗壮的柱,深深地插入夯实的土壤里。

但,首先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是对人口大厅的体量与空间的组织。尽管可用的地方相对有限,建筑师却创造出—处充满活力的、自由而广阔的、甚至可称得上是宏大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在巴洛克之后就很少见了。有意义的是,这解决方法却似乎相当简单:楼梯正确的位置,隔墙自由的起伏(自由平面的原则),并附以放大的呈棋盘式布置的显微摄影照片。在此,引入了现代建筑中激发活力的元素,就这些元素对青年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这一做法是正当的。事实上,这建筑是属于青年的。

关于庇护城的研究和解答则与此截然不同。这栋建筑矗立在巴黎东郊,是这两位建筑师迄今为止实施的规模最大的项目。尽管预算非常紧张,本该采用原始的技术手段,但立面却采取了相当大胆的解决方案:一面8层通高的全玻璃墙面,不设可开启的窗,实现了全欧洲第一栋内部空气(经过调节的空气)人工循环的多层建筑。

那里亦然,最令人惊奇的是通过空间和体量之间的联系所获得的宏伟气度。缺乏这种联系,现代建筑将无以复存。应该意识到,前厅(一个取消两相邻侧面的立方体),竟是如此自然而然地连接到会客厅(半圆形),会客厅竟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在大厅得到延伸,而大厅又是如此

自然而然地将男人和女人引向不同的房间。这栋建筑是朴实而动人的宣言——最卑微者也有权享有高尚而人性化的生活。

苏维埃宫的方案(1931年),与参赛的其他现代主义方案受到了同样的冷遇。中标的方案呈现的是一个不同风格的杂烩,让人想起一类纪念性建筑,颇对1820年前后浪漫古典主义的口味。^[1]

在苏黎世,柯布为苏黎世人寿保险公司所做的方案,首轮就被评委淘汰出局;事实上,这方案难道不也力图以令人惊异的方式肯定大型建筑的地位及使命吗?

包含众多“单体细胞”的出租公寓的问题,把建筑师引向城市规划。1922年“别墅公寓”的方案[《勒·柯布西耶全集》(第1卷·1910~1929年),P35~38]让我们看到,他考虑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跃层式的居住“单体细胞”。这一想法在日内瓦的“光明”公寓(玻璃房子)及最近的欧特伊公寓(1932~1934年)中部分地得以实施。

城市规划

如同住宅,城市规划也有了新的法则,而且两者紧密相关。在住宅的建造中,独立的骨架带来自由的平面,各层隔墙的布局可随意变化;同样,在现代城市规划中,行人与车辆交通将分离,将彻底独立。所有的道理早就明白,但却没

^[1] 其中的代表作为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宫廷剧院(Kreuzbergdenkmal)。——原注

有实际的举措,这要归咎于自称颇有能力的当局。该如何建立这分成两股的交通?该如何给散发着恶臭的城市带来新鲜的空气?该如何以青葱翠绿的广场替代狭小阴暗的内院?

柯布在其建筑生涯伊始(1922年),便意识到居住的“单体细胞”与城市机能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

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上,柯布标新立异地在一个原大的居住单元旁,展示他为整顿巴黎所做的“瓦赞规划”,人们现在该理解柯布此举的象征意义了。

这个规划方案激起了众多的异议,无论是针对其细节,还是总体概念。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恶性发展的19世纪的城市,是否真的未被死亡召唤?

虽然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但在这个方案中,某些城市规划的问题的确找到了具体的解答:人车分流;居住的高密度,伴随着最低的覆盖率;城市肿块消除;都市土地向绿色空间的转变。

这些原则在其他的作品中得到发展:安特卫普对面、埃斯考河左岸的竞赛方案(1933年),日内瓦(1933年),斯德哥尔摩(1933年)的改良,以及最近柯布为1937年博览会提出的构想——不是组织一个集会,而是治理巴黎东部的一个居住区。

阿尔及尔的规划(1930~1934年)包含了未来城市规划最清晰的形式。方案受到这个异域城市独特地理环境的启发:这个城市的膨胀

将它的居民逼到海边，因为陡峭的悬崖拦截了城市向内陆发展的去路。这个方案凝聚了长期积累的经验，并导向新的可能性。

商业中心由紧凑而高耸的建筑构成，由这个综合体的屋顶平台引出一条公路，通往一处目前尚未开发的高原。就在这片高原上，新的居住区将拔地而起——高高的房子排列成长长的曲线，让人想起镰刀或有机的形式。

在法国，人们设计出在铁路上架设高速公路的方案。1922年，奥古斯特·佩雷便设想以天桥连接他的摩天楼的上部。人们还见识了纽约一位伪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图纸，他想在街道形成的峡谷之上，在摩天楼之间架设大道。

但阿尔及尔的方案既非这乌托邦中的一个，也非事物现实状态的漫画或夸张。

恰恰相反，柯布从居住的平面出发，一一理顺目前在城市纷繁的现实混为一团的诸元素，并依照新的关系将它们重新组织起来。

这些元素，正是由于人们对其本质缺乏了解，当前它们已经造成了对城市机体的破坏（极高的居住密度，交通干道划过的豁口，各种各样由于地形造成的困难）；这些似乎与生活相对立的元素，在柯布手中却转变成积极的价值。这些元素，简言之，似乎其自身就意味着混乱，只待有预见力的精神抓住其真正的本质，并通过艺术的法则将其降服，使它们能够作为一种生命不可或缺的自由创造力量被揭示出来。

从总体上看，柯布的城市规划作品，呈现为一项明确的准备工作，它着眼于将来的演化，以新的统一体的利益为目标，力求消除一直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

作为不带偏见的旁观者，面对1929~1934年这5年中柯布的活动，恐怕要被他生产率之迅猛以及实践方面之繁多搞得眼花缭乱。

但另一方面，听柯布的演讲，听到他有重复之处却一点儿也不稀奇。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柯布的作品，你很快便会意识到这种多产并非一个接一个的“侥幸发现”。最新奇的侥幸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毫无分量。只有在其全部的果实中，将那几条清晰构思的原则一步步地发展，一点点地深入，它们才可能构成有繁殖力的学说。

柯布自身的演进正是如此，他逐步地，可以说是有机地，在实现一开始他就清晰构筑的任务。

在同一个词的重复背后，是相同的原则，一次又一次、永远总是——认识精确性。这就是柯布常常在口头重复的，且应当重复、坚韧，于此，是力量的标志。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它们又是多种多样的、非概念性的，因为解答永远不会来自事先开好的处方，而是要对症下药。建筑师的力量就确切地表现在，针对生活向他提出的看似任意且永不相同的情况，来给出新的解答，并懂得赋予其普遍的秩序的价值。

用分析的方法构想柯布的工作，还要考虑建筑师与材料的关系。这种人与材料的关系，构成柯布作品的一个独到之处。柯布抵达巴黎之际，正值绘画界大兴运动之时（立体派）。在巴黎丝毫不见——像在苏联常常听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没落的征兆。更确切地说，正是百年文化的积淀唤起了新的力量，它能呈现我们这个时代本真的面目。正是在这决定性的几年中，柯

布观察的禀赋接受了指引，他那从视觉的角度开发现代建造的意志便可以上溯到这一时期。现代时代的建筑师总是妄称要穷尽蕴于材料中的全部效果的可能性，并将其推向极致，这样的狂言有何裨益？——魅力来自相异的结构，来自光滑与粗糙、玻璃与墙面的并置。一旦懂得以相宜的方式加以利用，最终，力量将来自朴素的材料——这便是今日因以取代装饰的要素。

在巴黎大学城，毛石的界墙构成一幅生动的镶嵌画，它与室内隔墙光滑的表面形成游戏似的对比；当柱子被覆以镜面玻璃的碎片，它就从巴黎郊区的电影院一下子来到底护城的大厅，这要归功于柯布所擅长的对大面积表面的处理，一种真正的建筑易容术。

1929~1934年间进行的工作是极为丰富的。许多始于若干年前的方案，一下子达到了成熟；而另一些方案，目前，尚不能预见其全部结果，这正如农田的重新改组。柯布的作品超出了建筑专门领域的局限，它们呈现为一种启示，即，通过行动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能力完好无损。

S·吉迪恩

1934年10月于苏黎世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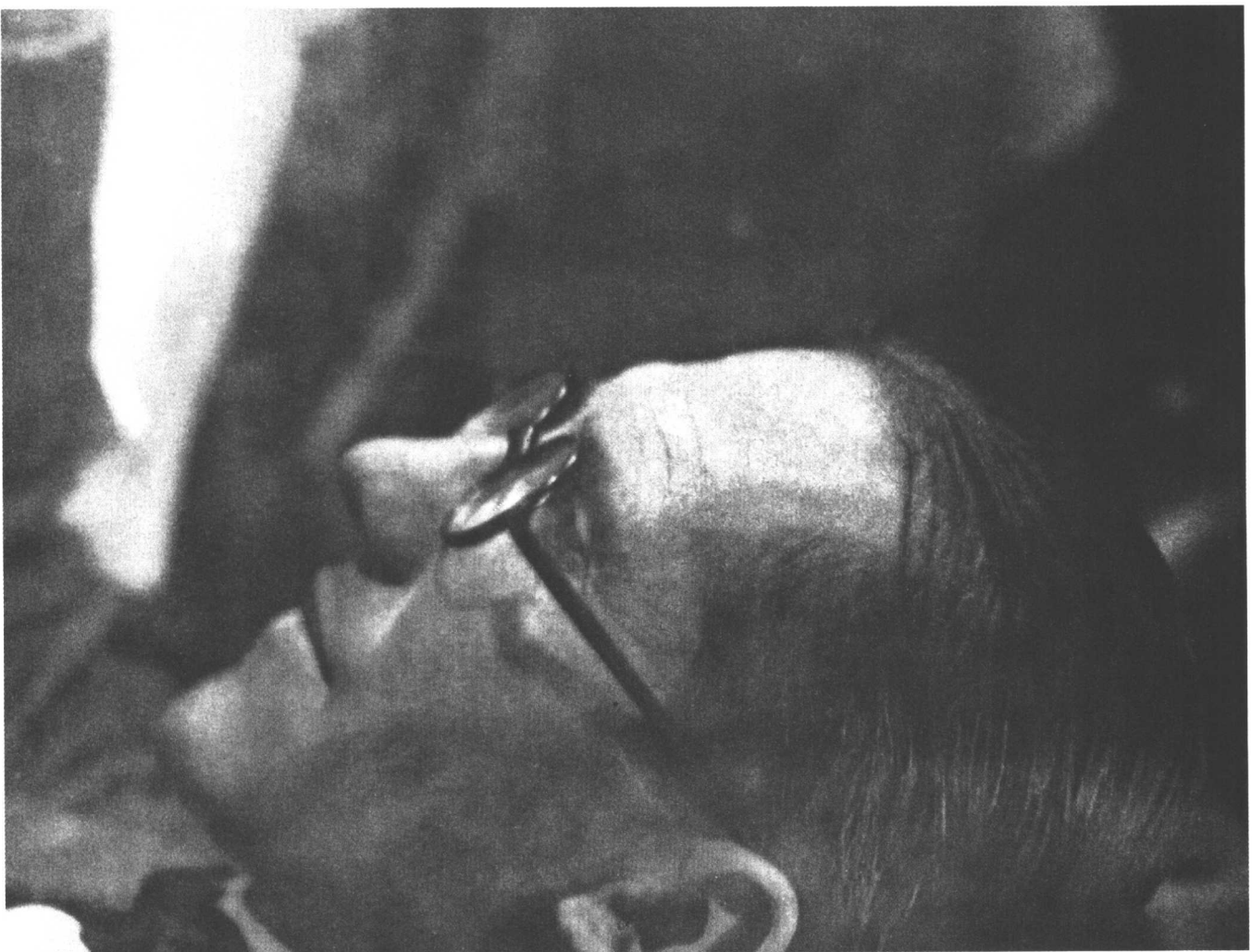
这是《勒·柯布西耶全集》系列的第二个阶段：1929～1934年。

第一个阶段是1910～1929年，即探索的20年。偶然地，第1卷在1929年出版。但，这一年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的结束。1930年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关注新的问题：大工程，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大事件，装备机器文明的大时代。

在那艘把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载回波尔多的客轮上，我撰写了《精确性》一书的手稿，结束语是这样的：“今后，我将不再提建筑的革命，因为革命业已完成。大工程的时代开始了，城市规划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在我们的事务所，展开了一系列坚实的不间断的研究：现存的或是即将诞生的大城市的城市化；乡村的城市化——农田改组。

这些研究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凭其数量，凭其操作的严格，凭其无微不至的精细。说实在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年轻人的帮助使其得以完成。直到1927年，我们还只有两个人：皮埃尔和我。但从那时起，我们的队伍便不断壮大：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渗透着青春的忠诚与活力。来自世界各地，满怀着信心和强烈的求知欲的青年的加盟，在我们的事务所里凝聚了工作的力量。有些时候，这股力量大得惊人。工作，不是在疲倦无聊而是在爱的氛围中进行，是对真理热烈的爱。今天，该清醒地辨明这样一个事实：建筑把操业之徒和它的信徒划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陈腐的建筑系统，这里有钱可赚，是



Le Corbusier

用以提取钞票的金库；另一边，现代建筑吹响了集合的号角，集合最热情、最无私、最激动人心的力量。

相同的目光，相同的喜悦，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狂热地投入到研究中来，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将为人带来巨大的幸福——住宅和城市。这些年轻人，他们感觉到责任，感觉到义务，感觉到团结的力量要求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变得有益。建筑的地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边，在妥协的污秽中死去；另一边，在时代最强劲的激流中再生。

现代建筑师小组和飞行员小队，在最高纪录和未知空间面前，他们的表现完全相同。我们的小组就有一些特别紧张的时刻：例如，当苏维埃宫、安特卫普、阿尔及尔的城市规划方案完成的时候，疲劳是难以阻挡的，但我们继续向前进，在集体里，在队伍里。一支小小的部队，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每个成员在他们的图板上监视、警戒，并随时修正道路上出现的任何错误，从最微小的细节直至整体。没有错误，没有漏洞，没有欺骗：整个方案在惊人的统一中发展。我记得有一天（苏维埃宫方案期间），我们15个人已经连续工作了3个月；时间紧迫，每天工作到子夜之后甚至拂晓。就这样，我们中间仍然有人建议作这里那里的修改。我强行干涉：“如果有人胆敢再提修改建议，我就把他赶出门去！我们必须完成，现在！”多可爱的一个集体！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可以深入建筑的问题；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一个单独的个人力所不能及的，一个团队可以实现。这正是时代的精神——合作。

当代的问题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时间过

得太快，一个人要独占所有的创造，实施所有的控制，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在1929~1934这几年间都干了些什么？首先是几栋房子，然后是大量有关城市规划的研究。

这些房子扮演的是实验室的角色。我们希望每一个在这几年中确立的元素，都能成为实验的依据，以确保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创新的可靠性。

城市规划，它将奔向未来，奔向全新的解答——建筑。建筑是社会的、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体系，它将为社会带来新的和谐；这些体系应以实在的事物为基础；这实在，便是住宅，即，人类生活的庇护；因此，城市规划的创新再大胆，其基础也必须是坚实的，而由我们的建筑工地所构成的实验室的工作，正提供了这个基础：大学城瑞士馆——装配式建造及隔声处理；庇护城——密闭的立面及精确空气的内部循环系统。香榭丽舍大街一侧的屋顶花园——对外部噪声的隔绝……

在实验室的工作中，建筑师的日子并不总是好过的：采用的方法太新了，以至于有时候执行者会抗拒，会阻挠，甚至会危及结果。幸运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相反地，有时候，执行者——承包商、工程师、包工头、工人——他们理解我们的期望并高效合作。于是，皆大欢喜。

尽管预算非常紧张，但大学城瑞士馆的建造却相当出色。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到位，都获得了确定性。

与劳工的对抗与合作，每天都在向我们表

明，现代建筑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技术，诞生于怎样的危难之中。当工人们拳头倔强地想要延迟新方法的介入时，却适得其反；把希望寄托在工人们偶发的善意上是危险的，愈来愈迫切地需要对施工传统进行彻底的变革；年复一年，我们的头脑中出现了愈发强烈的念头，新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施工方法：不应当再指望工地上合作者的善意或者恶意；应当采用具有无懈可击的精确性的工业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人们在诸多领域均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应当使施工摆脱陈旧的方法，摆脱季节的束缚，应当把原来在现场进行的房屋施工转移到大工厂和大制造厂内。在那里，一切尽在掌握，一步步带动另一步；在那里，人们将体验前所未有的效率。用机器、金属、自然或者人工的产品，建筑的大部分“干”作业就这样在工厂完成；然后，房屋将以预制构件的形式运往工地，并由装配工人在现场组装。大工业必将占领建筑业。如此，一切都将都是全新的；如此，我们将能够思考城市规划的解答，为当代社会配备其不可或缺的住宅与城市。

通过分析，通过作为实验室的工地，通过面对普遍现象的城市规划，我们建立确定性；我们感觉到一个新生社会的急速心跳（通过我们的设计图来表达），这个社会将被装备成其理所应当的样子，将被赋予能够充盈每日生活的巨大幸福。关于人类的幸福与不幸，建筑师义不容辞。但，应当将这确定性诉诸何人？

公众，当局。

公众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般面目可憎。它比想像的要更热情地接受一切合理、宽厚和美好的

事物；但无数谋求私利的主张叫嚣着、嗡鸣着，纠缠在它的耳畔，搞得它晕头转向。每个人都响亮地吹着喇叭，每个人都宣告无私的原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在如此的慷慨之下，隐藏着他们简单的、纯粹的目的——赚钱。斯塔维斯基并非只生于今日，斯塔维斯基没有死，看着报纸上都说了些什么？^[1]

当局比舆论更靠不住。令人失望的、可耻的例子比比皆是：15亿法郎的公共资金投入巴黎市廉价住宅的建设中，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巴黎市郊局促的居住区。当局是犬儒主义，要么它就是愚昧，被当代的新事物缴了械。海市蜃楼般的伟业，莫斯科的苏维埃宫，“五年计划”的加冕！统治了一个世纪的经济形态正在消亡，新的思想形态鼓舞着这个世界。一种新的经济即将建立，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即将呈现，所有的门都会打开，向着明日的地平线……

我们是建筑师，我们有义务关注这些问题。因为，除非必要的法律得以实施，否则由我们的职责所唤起的创新便无法实现。然而，人们却指责我们在搞政治，这起诉赢定了！借此痛打落水狗！在欧洲，冲着我们发起了激烈的战斗（怀着几分平静，我可以说，这战斗也是针对我本人的），这战斗由利益相关的个人发起，他们努力要保全既得的金钱与地位。一些已经被进步歼灭的行会，近几年又死灰复燃。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起了最可疑的分子。采石场主、制造瓦片和石板的工场主、木工、白铁工等，他们组成的雇主联合会挑起了战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们指责我们否定家庭，否定祖国，否定艺术，否定自然。他们试图把我们塑造为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基于物质的必要性，指向社会合理需要的满足，我们进行了技术的研究。于是，人们宣称我们是物质主义者。各种滑稽可笑的事，让人站着都能睡着的战斗，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章。我举个例子：在大学城瑞士馆的图书室里，用以美化墙面的巨幅照片竟招致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刊登在《洛桑公报》（一份国际性的报纸）上。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在这巨幅照片的形象之中，发现了潜藏的、骇人的、颠覆性的、足以腐蚀青年的意图——“诱拐未成年入”，他这样疾呼！

多么疯狂，多么愚蠢，而且，多么恶毒！我们要问了：“为什么在这里引用《洛桑公报》的文字？”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证据：1927年，在国际联盟宫的评委会授予我们一等奖之后，另一份小报，在纳沙泰尔的《自由瑞士》上发表了一个叫雨果·凡·桑格尔（Hugo von Senger）的先生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合订成册，而且还足够隐秘，因为它并没有被拿到市场上去发行，而是被分发到瑞士联邦、各州以及各个市镇的行政部门。它掀起了一股针对我们工作的相当强烈的担忧与怀疑，而且时机不偏不倚，恰好就在国际联盟宫的实施要作出最后决定之时。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想去拜读这些文章，可它还有第2卷，以一个骇人的标题出现：《布尔什维克的特洛伊木马》。从那时起，对于大小报纸的蹩脚记者们，这

便成了绝好的素材！拷贝一下全搞定！1930年诞生于法兰西的现代建筑，在日内瓦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巴黎《人性》杂志中成了法西斯，在莫斯科成了“小资产阶级”（在那里，三角帽和柱式重登殿堂），它甚至还得到了墨索里尼的首肯（1934年6月他对青年建筑师的讲话）。在一场火灾中，火种是微乎其微的小东西。可正是这个小东西，当环境有利的时候，便成为巨大灾难的导火索。在论战中，桑格尔先生是颇为成功的：两年后，在卡米耶·莫克莱（Camille Mauclair）那尖刻的笔杆子下，巴黎的《费加罗》报发起了一系列猛烈而可笑的进攻，他在英雄的《自由瑞士》1927年发表的“英雄的”文章中找到了给养！伟大的《费加罗》发现了英雄，并赋予它崇高的使命，拯救祖国，拯救民族，拯救美、拯救艺术，拯救一切人们想拯救的。纳沙泰尔的《自由瑞士》（1927年），这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在数年后（1933年）却引发了一本书的出版，将这恐慌的叫嚷抛到世人的面前：“建筑会死吗？”

“建筑会死吗？”——这是卡米耶·莫克莱先生著作的标题！可怜的宝贝！应当让他把心放下，应当对他说：“卡米耶，你失去理智了；睡吧，建筑它不会死的；建筑活得好好的；现代建筑刚刚兴起；它的面前是不可思议的未来，它只求你给它和平！”

由此可见，公众是多么容易被反对的思潮左右。

领导，为了不犯错误、不担风险，采用评审委员会这种形式，由委员们代替他来作决定。这评审委员会的主意多么冠冕堂皇——人们觉得：

^[1] 斯塔维斯基（Stavisky，1886～1934年），法国商人，原籍乌克兰。因1933年12月一宗涉及政府高官的诈骗案而轰动一时，于次年1月去世（谋杀或自杀），构成斯塔维斯基事件。右派政党利用该事件于1934年2月6日引发一场骚乱。——译注

“真理将得到表达。”

我不得不承认，亲身的经历使我们对于评委会彻底丧失了信任。我认为我做得不错，我的不信任不是没有理由的。确实：从1929~1934年，我们碰钉子，不断地碰钉子；没有一个评委会接受我们。

1927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宫。评委会拒绝我们的理由是：我们制图用的是印刷墨，而不是中国墨 [这是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先生的绝妙主意，他是法国政府，尤其是学院派的代表]。

1931年——莫斯科，苏维埃宫，“五年计划”的加冕。我身处其时，为着我必须通情达理地接受的原因，评委会决定，为“五年计划”加冕的宫殿应当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其实，唉！一座宫殿能够以其形式及其技术表明：现代，是一颗纯净清朗的果实，它属于一个全盛而非初生的文明。对一个初生的文明而言，比如苏联，人民需要的是丰富的、绚丽的、有花朵装饰的精神食粮，一种寻常的、惯用的美——雕像、柱式、三角楣，这要比洗练得无懈可击的线条更容易理解。可正是针对前所未见的困难而严格的技术问题的解答产生了这些线条。

我重申，在莫斯科，裁决多半出自谨慎的心理，我服从，我接受。不过，我感到惋惜。

随后，1933年——安特卫普。要在埃斯考河岸的平原之上为50万居民创建一座全新的城市，一座现代城市。评委会从我们的方案前经过，面对与现有技术的可能性相符的精细与严格，他们说：“疯子！”这，便是裁决。

同年，斯塔得尔摩。面对首尾相连达几千米的图纸，评委会用了10个月而不是一天的时间来审图。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具有相同的思想烙印。

苏黎世，另一个评委会，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建造。我们被拒于竞赛门外，就因为我们认为任务书没有考虑现代技术的可能性，而现代技术能够提供的解答比任务书要求的更为有利。我们努力在竞赛中提出最佳方案，却成了赶我们出局的罪名。

然后是阿尔及尔——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方案A、B、C，一个接着一个地呈现在当局和公众面前。在赞同和反对的潮起潮落之间，我们的方案得到了净化，它与确定的真理，与可能的实现，距离越来越近。然而，一场冲突在当局和公众之间爆发了。当局认为，出于本分不该冒险；而公众却对当局说：“难道你不该为我们冒一个将来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险？”

……

无论如何，1929~1934年代表着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短短的几年，建筑完成了它的革命，在各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一个基于自身、超越自身的胜利，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建筑已经诞生，它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1929~1934年还将听到巨大的回响，反抗，一切怠惰和一切私利的惊叫；这是一个文明临终的绝唱。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商人的建筑已被信徒的建筑战胜。

我们这几年的失败，同时也是胜利。公众被抓住，被震撼，公众终于有了自己的态度。当局也会在被迫拒绝的方案面前动摇。书中是我们的故事，同样也是投入到同一战斗中来的所有同志的故事。遭到拒绝的方案作为公开的原告，在公众面前摊开，根据这些提交的和被拒

绝的方案，公众将对当局做出裁决。总有一天，不倦呈递的方案将迫使当局改变，今天，它显然不能胜任其建造者的任务。

在这烽烟四起的年代，除了在图板上，我们还应当投身到报刊和杂志的战斗中去。

1919~1925年，《新精神》。它宣布 (No.1)：

“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930~1931年间，《规划》杂志再次延续了主题，并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检验，发展了这个主题。在《规划》中，我用了10个章节来解释“光辉城市”。

要决定，要行动，那么建议就应当找到它的听众。于是，便有了《前奏》。如果还不够清晰，那么它的副标题应当能够明确其意图——《前奏——行动的预备主题》。

以巨人的步伐，当代社会向着追求平衡所必需的伟大解决迈进。建筑与城市规划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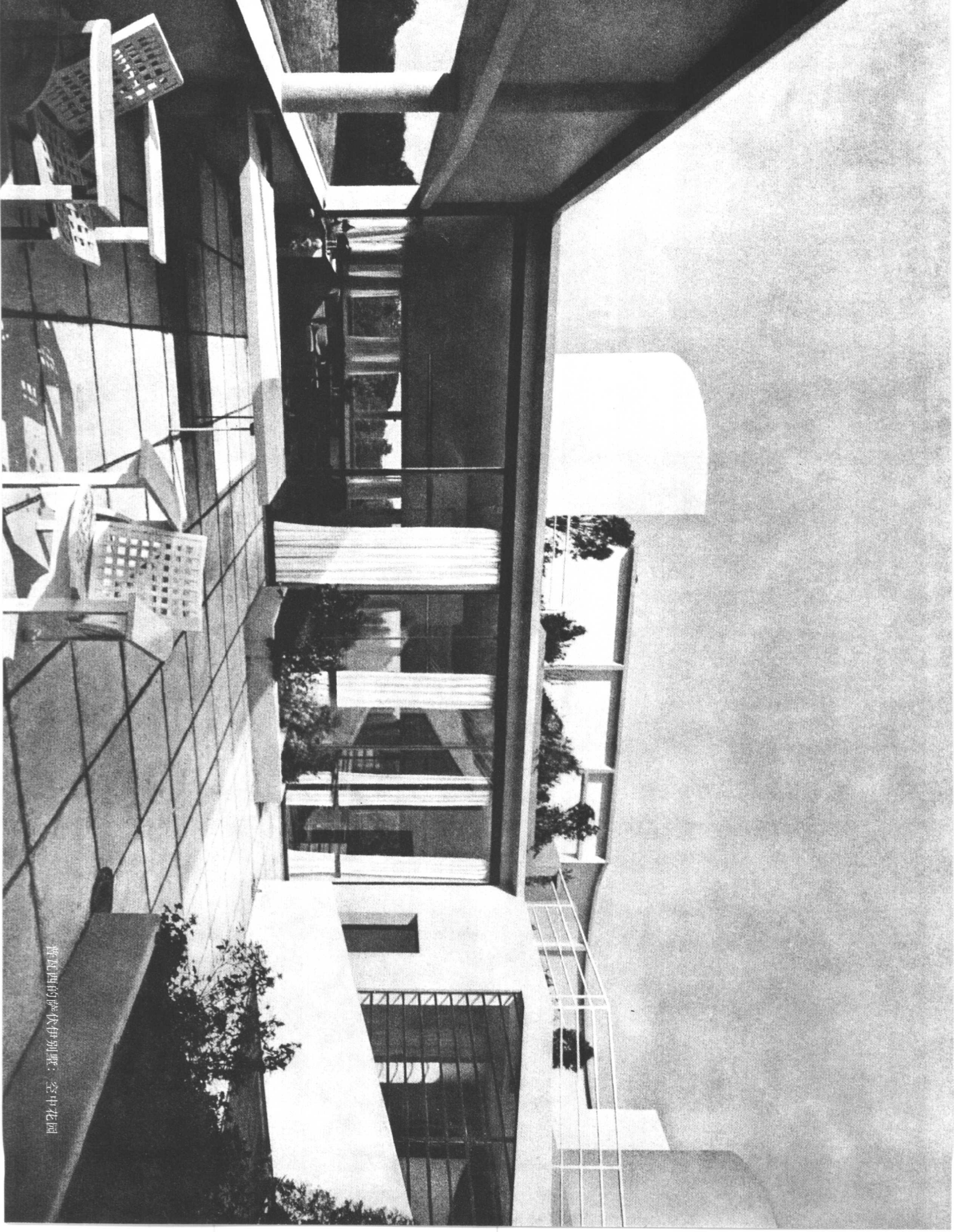
“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建筑与城市规划将实现这一断言。

冷静地讲：我们正处在起点，我们做得仍旧太少——当我们完成现代的伟大工程，当我们赢得为生活增光添彩的自豪，这世界将变得不可思议的美好。我们不是国家的否定者；相反，我们是国家的、国际的建造者。我们带来的不是葆藏的快乐，而是行动的快乐。

只有在行动中才有真正的快乐。

Le Corbusier

1934年7月



普瓦西的萨伏伊别墅：空中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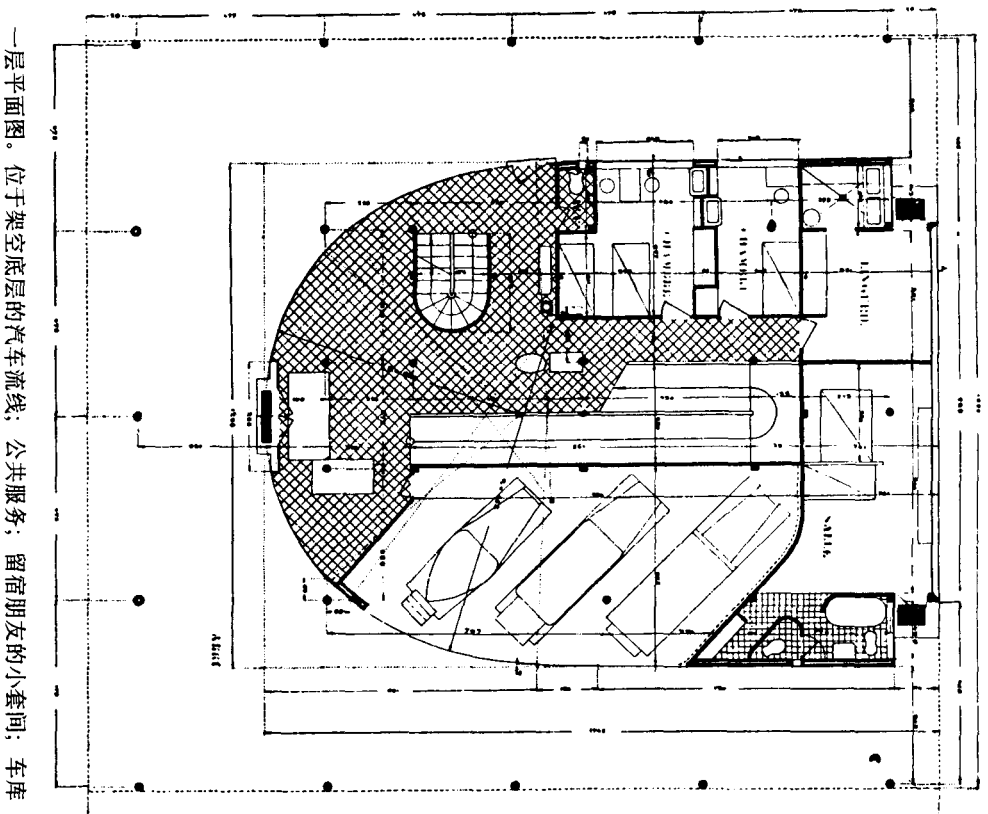
萨伏伊别墅，普瓦西，1929~1931年

这座别墅是在最大程度的单纯原则之下建造的，甲方毫无先人之见：非现代抑或非古典。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希望住在乡下，拥有一个被树林环绕、由草场形成的美丽的大花园；通过30km的车程与巴黎相连。

主人从巴黎开车到达住宅的入口，汽车的最小回转半径确定了住宅本身的尺度。汽车从底层架空柱之间进入，绕着首层的服务空间转过来，到达中间，到达门厅的入口，驶入车库，或沿着返还的路线离开——这便是基本的条件。

此外，风景相当宜人。草很美，树也很美——建筑尽可能不去碰它们。房子将立在草坪的中央，像一件静物，不打扰任何事物。

倘若站在草坪上，就不会看得太远。何况，



一层平面图。位于架空底层的汽车流线；公共服务；留宿朋友的小套间；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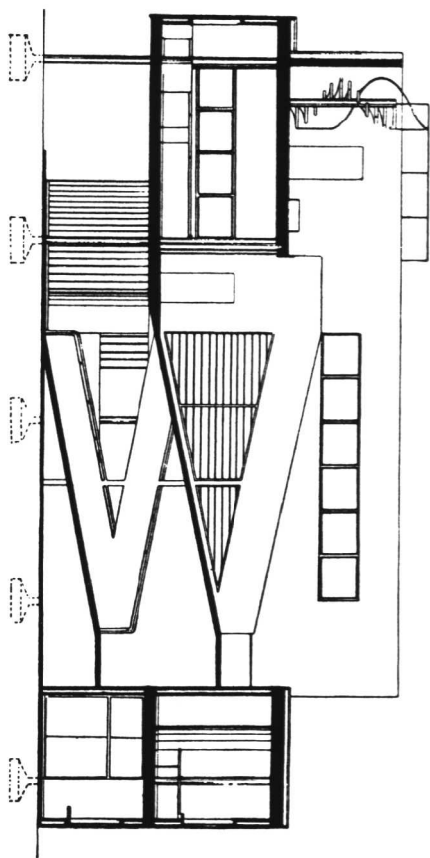
我们这里有温和的气候，常常伴有雨水，拥有一个地面可以保持干爽的花园是有益的；花园的地面由水泥板铺砌。下层垫砂，以确保雨水被及时排掉。

继续我们的漫步。从这个空中花园，通过坡道，上到住宅的屋顶，那里是日光浴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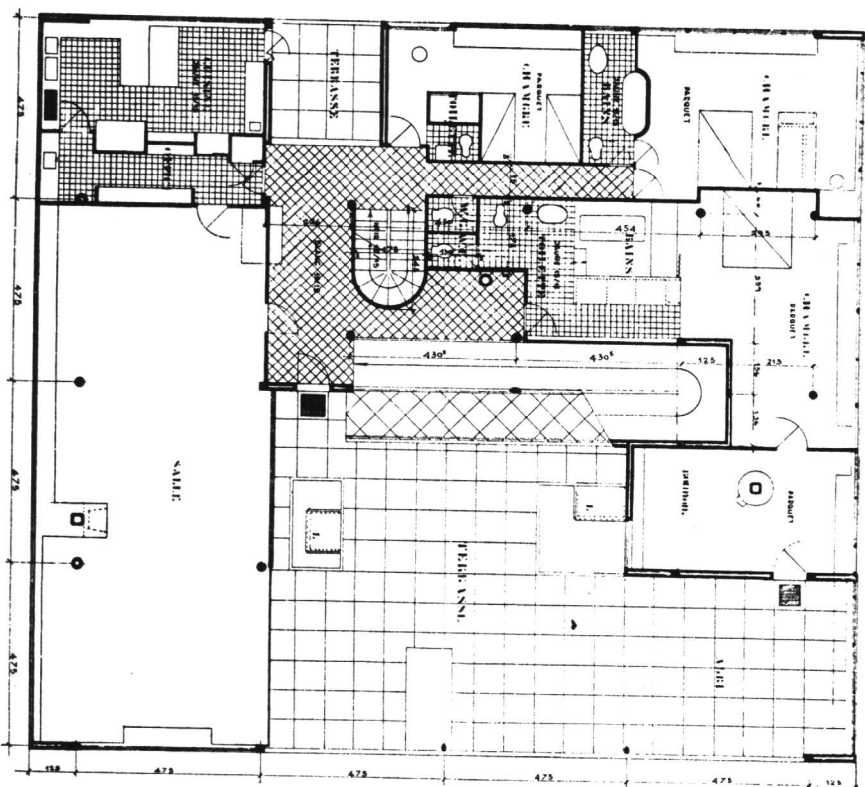
阿拉伯建筑给了我们宝贵的教益。它在行进中被欣赏；正是在移步换位之间，建筑的布局被展开了。这是一条与巴洛克建筑相反的原则。巴洛克建筑得于纸面，围绕着一个理论上固定的点。而我则偏爱阿拉伯建筑的教益。

在这个住宅中，展开了真正的建筑漫步，呈现的景象不断变幻，出人意料，甚至令人惊奇。如果我们从结构上服从这绝对严格的梁与柱的图解，那么在空间上能创造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则是很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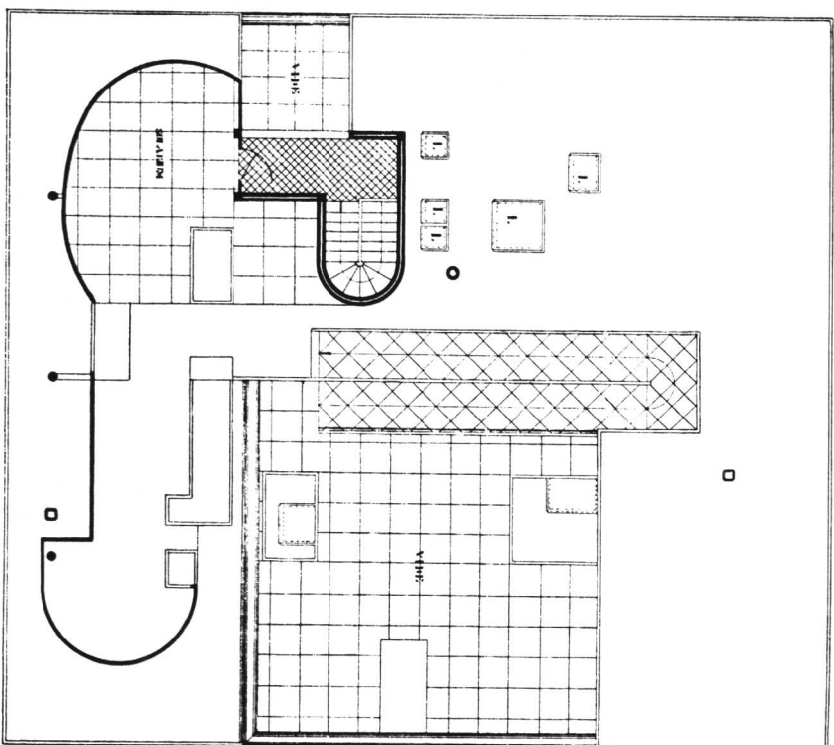
结构基于等间距柱网的游戏，柱提供支撑，上方规则地分布着梁：独立骨架，自由平面。



横向剖面图。从架空底层进入，沿坡道不知不觉地上升，这种感受与通过楼梯的行进是完全不同的。楼梯将一个楼层与另一个楼层分隔开，坡道则将其连接起来



居住层平面图，设有空中花园，起居室用以采光的大面积的玻璃窗朝南向着空中花园敞开。相反，观景窗朝北向着对面敞开



日光浴场层平面图